

THE WILD BOYS
William S. Burrough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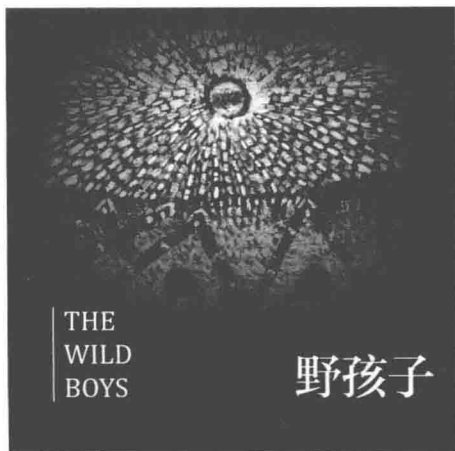
野孩子




[美国] 威廉·巴勒斯 著 刘华文 译

上海三联书店

William S. Burroughs



[美国] 威廉·巴勒斯 著
刘华文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野孩子 / (美) 巴勒斯著; 刘华文译.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7.2
ISBN 978-7-5426-5553-0

I. ①野… II. ①巴…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5798 号

THE WILD BOYS

Copyright © 1969, 1970, 1971, William S. Burrough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6-235

野孩子

著 者 / [美国] 威廉·巴勒斯

译 者 / 刘华文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特约编辑 / 苏雪莹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李 敏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960 × 640 1/16

字 数 / 180 千字

印 张 / 11.25

ISBN 978-7-5426-5553-0/I·1126

定 价: 22.80 元

目 录

提奥·梅特笑了	1
警长笑了	17
老军士长笑了	23
把面包深埋在猪圈里	30
投币游乐园西洋景	36
极尽奢华	47
投币游乐园西洋景	64
玫瑰的奇迹	67
一个银色的微笑	77
旧金山少年	88
投币游乐园西洋景	95
死去的孩子	97
“就叫我乔”	114
“妈妈和我想知道”	131
这些野孩子	138
投币游乐园西洋景	153
投币游乐园西洋景	158
野孩子们笑了	161

提奥·梅特笑了

摄影机像一只正在巡弋的秃鹫的眼睛，掠过长着低矮的灌木丛、布满碎石和烂尾建筑的墨西哥城郊区的上空。

五层高的楼房没有墙壁和楼梯……非法居住者搭起了临时的房屋……地板之间仅仅用梯子连起来……狗汪汪地吠，鸡咯咯地叫，摄影机掠过屋顶时，屋顶上的男孩做了一个猥亵的动作。

摄影机摇到贴近地面时，我们看到我们的翅膀投下的阴影，塞满藟草的干枯地窖，从裂开的混凝土中伸出来的像金属植物一样的生锈的铁棍、阳光下的碎瓶子、粘着大便的彩色漫画书，还有一个印第安男孩，正倚着墙，屈腿坐着，吃着撒有红色辣椒粉的橘子。

摄影机镜头推近，对准一间红砖的单居室，它带有一个阳台，阳台上飘荡着色彩鲜艳的皮条客的衬衫，有紫色的、黄色的、粉红的，像是中世纪城堡上的旗帜。我们还可以看到花、狗、猫、鸡、拴着的

山羊、猴子、鬣蜥。街坊邻居们把身子探出阳台就可以将食用油、煤油和糖递来递去，还不耽误聊聊八卦。这样一幅民俗场景，年复一年地上演着，并且不断有替补的演员加入。

摄影机扫到楼房的顶部，在天空的映衬下，能看到两个阳台的轮廓。上面的阳台却不是下面阳台的正上方，因为上方的阳台会凹进去一些。摄影机就在这里停住了……现场就是这里了。

这天早晨天气晴朗，伴随着微风，中国蓝的半轮月亮挂在天空。何塞利多——提亚·多罗瑞斯的同性恋儿子在雨水桶旁边举着镜子，一边在晨风中剃着他又黑又长像丝线一样的胸毛，一边唱着：

“NO PEGAN A MIO.”（“不要打我。”）

他让人无法忍受的声音，把盘子里的勺子震得叮叮当当，窗玻璃也在颤抖。邻居们气咻咻地嘟囔着。

“Es el puto que canta.”（“怪物在唱歌。”）

“是多罗瑞斯的儿子。”她边说边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一个年轻男子沮丧地从他妻子身上滚下来。

“No puedo con eso puto cantando.”（“听他娘娘腔唱歌我做不起来。”）

“多罗瑞斯的儿子。她的眼神就很邪恶。”

何塞利多唱“NO PEGAN A MIO”时的脸都投射到每个房间的墙上。镜头慢慢从何塞利多扯着嗓子唱着的“NO PEGAN A MIO”的脸边挪开，一个瘫痪的老人进入了镜头的视野里。

“记住他是多罗瑞斯的儿子。”

“还是罗拉的‘小猫咪’中的一个。”

提亚·多罗瑞斯是一个老妇人，经营一家兼卖香烟的报亭。没错，何塞多利就是她的儿子。

埃斯珀兰萨在上面的阳台上。她刚从山区过来不久，因为她丈夫和她所有的兄弟因非法种植罂粟而蹲了监狱。她是个大块头，长着一双摔跤手的胳膊，永远龇着獠牙咆哮个没完。她的头从阳台墙上探过来。

“Puto grosero, tus chingoa de pelos nos soplan en la cocina.”

（“下流怪坏，你该死的胸毛吹到我们的饭里了。”）

镜头里胸毛落在汤里，像细草一样粘在蛋黄上。

“怪坏”这个词让何塞利多受不了。他转过身，割破了胸口，他抓着伤口，表情可怜又沮丧，像艾尔·格列柯绘画中垂死的圣人。他喘着粗气说了声“MAMACITA”^①，就趴到阳台的红色瓦片上，任血滴下。

这使提亚·多罗瑞斯从她的那个楼梯下的巢穴中走了出来，她的那个地方像塞满了报纸和杂志的老鼠窝。她那双邪恶的眼睛转动着，浏览一本复杂的历书，她每天晚上都花好几个小时做这种计算，她躲进她的小巢唏嘘、鸣叫、啾啾，在她的床边堆着笔记本和天文学杂志，她会在笔记本上写东西……“明天我的中午眼睛会最圆。”……她的这张充满力量的表格非常精准，她得知道哪天几点几分几秒，确保眼睛处于上升态势，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她在自己的皮带、链条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钟、表、日晷，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她可以让自己的两只眼睛各做不同的事情，一只顺时针转，另一只逆时针转，甚至可以让

^① 西班牙文，意即“妈妈”。

一只眼睛蹦出来，挂在布满愤怒的红色血管的脸颊上，而另一只陷回到神秘的灰色缝隙中。最近，她制定了一个“ojos dulces”（“甜蜜的眼睛”）时间表，还因为能够治病救人而小有名气，尽管提奥·梅特说他宁愿你她的十个恶也不要她的一个甜。但他是一个生活在过去的怨气很重的老人。

多罗瑞斯是一台可怕的战争机器，很像是一个炮楼，但她过度依赖于瞬间的计时和报亭的反光盘，对措手不及的状况没有准备。

进来一个美国游客。他把自己想成是个好人，但当他面对镜子给这位好人刮胡子时，他只得承认“好吧，其他人跟我不一样，我不太喜欢他们”，这让他觉得对他人有种内疚感。提亚·多罗瑞斯驼起背，往身上拢了拢罪恶的氅衣，用磐石般坚决厌恶的神情看着他。

“早上好，小姐。”

“想要什么？”

“有没有……先驱论坛……美国先驱论坛报？”

她默默地翘起嘴唇，折起一份《先驱论坛报》递给他。他摸索着零钱，尽量不看这女人用眼睛在做什么。突然，他的手从口袋里跳出来，硬币撒在人行道上。他俯身去捡。

一个小孩递给他一枚硬币。

“谢谢……谢谢。”

那小孩用冰冷仇恨的神情看着他。他站在那里，手里握着硬币。

“多少钱？”

“七块。”

他递给她一比索。她把钱扔进抽屉，把零钱推给他。

“谢谢……谢谢。”

她冷冰冰地盯着他。他趑趄着走开。走到街区中间时他高声喊道：

“我要杀了那疯女人。”

他对着天空挥舞拳头，做出指枪的姿势。人们停下来呆呆地看着他。

孩子们在他后面叫喊着。

“狗娘养的美国疯子。”

一名警察笨拙地走过来。

“先生，喂！”

“疯女人……疯女人！”

他在红色的雾气中破口大骂，衬衫上的血泛着冷光。

进来一个怀孕的女人。她要了一本西班牙语版的《生活》杂志。直勾勾地看着女人的肚皮，多罗瑞斯的两眼呆滞，然后转回了自己的头部。

“Nacido muerto.”（“生下来就是死胎。”）提奥·派普一边凑到女人身边一边轻声说。

每逢“甜蜜的眼睛”这样的日子，她都会将报亭变成花摊，然后坐在那里，脸笑得成了一朵花，成了所有女人当中最甜的女人花。

进来的这名美国游客，他的脸缠着绷带，胳膊打着石膏。

“啊！美国绅士都想要《先驱论坛报》。虽然今天我卖花，但还是给你留了一份。”

她眼睛笑成了一条缝，这笑容让她看上去满脸泛着柔光。

“给，先生，非常感谢。”

报纸有股淡淡的玫瑰香。硬币轻巧地跳进了他的手里。

给他找零时她将硬币按进了他的手心，又把他的手指折过来让他攥住。

“这会给你带来好运的，先生。”

他走在街上，朝孩子们笑，他们也朝他笑……“我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来这里的原因……这些孩子……那边的卖花老太太……”

进来一个女人，她的儿子出生时就死掉了。她来买花放在他的墓边上。提亚·多罗瑞斯悲伤地摇摇头。

“Pobrecito.”（“可怜的小东西。”）

那女人拿出一枚银币。提亚·多罗瑞斯收回双手。

“不用，夫人……算我的。”

不过，她的计时安排需要不断地根据道具和人物进行变换……“我甜蜜的眼睛将与月亮一起消退”……那一天这名游客到达旅馆时正处于崩溃状态，因为一个街道上的倒霉孩子从报亭一路上跟着他，还不停地喊叫：

“狗娘养的怪坯，我得了性病就怪你的屁眼。”

有时她的亭子半边卖报，半边卖花，她就坐在中间，她甜蜜的眼睛盯着一边，报亭的眼睛盯着另一边。她一秒钟可以在甜蜜的眼睛和罪恶的眼睛之间转换 24 次，从一个眼窝跳到另一个眼窝。

提亚·多罗瑞斯从过去的胜利中获得了自信，像只又胖又老的鸟一样摇摇摆摆地走到了阳台上。

“Pobrecito...”她用聚积着力量的手抚摸着何塞利多的头。

“让你的同性恋儿子在屋里剃胸毛。”

多罗瑞斯匆忙地瞥了一眼三只手表，转身面对着这个粗鲁的乡下

女人，这女人竟敢直视她的那只充满恐怖的眼睛。

“Vieja loca, que haces con tu ojos?” 埃斯珀兰萨讥笑道，“Tu te pondrás ciego como eso.”（“老疯子，你在用眼睛干什么？那样做会把你自己搞瞎的。”）

多罗瑞斯气喘吁吁地说出“提奥·派普”后就瘫倒在地，旁边是她的病儿子。

提奥·派普跳出来，裤子前面系着一截湿漉漉的灰色绳子。在刻意做出来的好品性之下，他的心灵被充满仇恨和不幸的风吹打着。他仔细地读报纸，看到车祸、灾难和犯罪他都会幸灾乐祸，在他看来这都是他的“sugestiones”^①造成的。他的魔法包括默读报纸上的强有力的语句：“……没有幸存者……被判死罪……不明原因的大火……烧焦的尸体……”他会在嘈杂的人群中这样做，只是人们的注意力在别处，或者好一些的情况甚至是更好的情况则是直接对着睡觉的人或喝醉不省人事的人的耳朵读。要是没有人在旁边，他确认自己失败，他就通过捣自己的睾丸，把手指骨节拈到自己的眼里，或是把双手握成杯状在自己耳朵边来强化他的“建议”。

有一个人睡在公园的长椅上。提奥·派普走过去，在这人边上坐下，打开一份报纸。他身子斜过去靠近那人的耳朵，用一种厚重而又谄媚的低声读起来。

“No hay supervivientes”^②。”那人动了动，显得烦躁。

① 西班牙文，意即“建议”。

② 西班牙文，意即“会死的”。

“Muerto en el acto^①。”那人摇摇头，睁开眼睛。他用怀疑的眼神看着双手拿着报纸的提奥·派普。他站起来，拍拍口袋，走开了。

有一个年轻人睡在小公园里。提奥·派普往他的头旁边扔了一枚硬币。他俯身捡起硬币时小声说：“un joven muerto。”（“死孩子。”）

好几次邻居们都把他从一个睡觉的人旁边轰走，他像一只老秃鹫一样跳着离开，龇着黄牙，绝望地冷笑。现在他发现一摊醉酒后的呕吐物，一个人瘫扶在一面墙上，他的裤子上沾着尿迹。提奥·派普弯腰就要把他扶起来时，小声地对着他的两只耳朵说了又说……“可怕的故事”……他站起身，用高高的假嗓尖叫……“EMASCULADO^② EMASCULAO EMASCULADO”，接着朝那人的裆部踢去。

他发现有一个喝醉的老妇人睡在一堆破烂里，就用手拍她的嘴巴和鼻子，低声说：“vieja borracha asfixiado。”（“窒息的醉婆子。”）

另一个喝醉的人睡在离灌木火很远的地方，很危险。

提奥·派普朝那人伸出来的手里扔了一个还在燃烧的烟屁股，接着一屁股坐下，谄媚地低声说：“焦尸^③……焦尸……焦尸……”他朝后甩头，朝干灌木、薊草、风唱着：“焦尸……焦尸……焦尸……”

他抬头朝埃斯佩兰萨看，脸上挂着可怕的笑容。

“啊！乡下的表兄起得早。”他一面还哼着小调。

“Resbalando sobre un pedazo de jabón. 踩在一块肥皂上滑倒。se precipito de un balcón.” 摔倒在阳台上。

① 西班牙文，意即“马上就死”。

② 意为“娘娘腔”。

③ 此段所有的“焦尸”皆为西班牙文。

埃斯佩兰萨不屑一顾地将粗大的胳膊挥出一个弧度，把一块湿毛巾缠在阳台的墙上朝提奥·派普、多罗瑞斯和何塞利多甩脏水。她转身走进去时，还回头嘲笑他们。

下面阳台上的败军舔着伤口，计划报复。

“只要我在下周四 9 点 23 分把她弄到报亭前面……”

“要是我发现她喝醉了……”

“我会让劫匪把她给枪毙……”

何塞利多之所以能这样吹牛是因为他跟“宝贝罗拉”之间的特殊关系。“宝贝罗拉”跟埃斯佩兰萨一样，都是从同一块山石上割下来的重 300 磅的硬石。她把海洛因卖给皮条客、窃贼和妓女，把换来的钱塞在巨乳中间。

何塞利多有一个游手好闲的朋友，是个男孩，正是那个男孩带他去见的罗拉。

何塞利多跳着弗拉明戈舞，尖叫着像一只孔雀。罗拉笑起来，收下他，让他成为“小猫咪”中的一员。在一次庄重仪式上，他吸她的紫色的大奶子，奶头上涂有海洛因，苦苦的。罗拉经常一边让两个“小猫咪”舔她的奶子一边为顾客提供服务。

就在埃斯佩兰萨转身走进去的时候，六个年轻男子——看上去像拉皮条的，浑身散发着润发油的臭味，破门冲进来，趴在阳台上，扯着嗓子骂何塞利多。

这一骂可给下面摇摇欲坠的阳台喊来了援军。提奥·梅特阔步走出来，后面跟着少年卡·艾尔·莫诺。

提奥·梅特是一个老刺客，死在他枪口下的鹿有十二头。这位瘦

瘦的鬼佬，眼睛的颜色像褪色的法兰绒衬衫。他穿着黑色套装，戴着一顶斯泰森毡帽。外套下面藏着一把史密斯威森单发枪，口径 44，枪管长 7 英寸，斜挂在他瘦削的身体一侧。提奥·梅特想在死之前再用他的枪击毙一头鹿。

“鹿”（un “venado”^①）这个说法来自于墨西哥北部山区，在那里尸首都是像鹿一样被驮在马背上带到警察局的。

一名年轻的检察官刚从首都过来。提奥·梅特去给他上课，讲讲有关民俗的事情。

提奥·梅特（卷着一支烟）：“我要送你一头鹿，尊敬的律师。”

这位检察官（他心想“好吧，他还不错”）：“好吧，非常感谢你，要是不太麻烦的话……”

提奥·梅特（点上一支烟，把烟雾吹走）：“一点儿都不麻烦，尊敬的律师，我很乐意……”

提奥·梅特吹散他那只 44 口径的枪口的烟雾，笑着。

一个趴在马鞍上的人被驮了进来。一名面无表情的印第安警察牵着马。检察官走出来。那名警察朝后扭扭头：“un venado.”

提奥·梅特是墨西哥北部有钱地主们的杀手，他的家族世代都干这行。因为支持了错误的总统候选人，土地被征用，家族也就破败了。提奥·梅特就到首都跟亲戚住在一起。他住在一个白色的小房间，家徒四壁，只有一张床，一个箱子，还有一个小木箱，里面放着地图、航海用的六分仪和指南针。每天晚上他都会擦拭他的那把 44 口径的枪。这枪很漂亮，是定做的，是一个雇他杀死“我那该死的将军兄弟”

^① 西班牙文，意即“一头鹿”。

的人给他的。上面镀的不锈钢色，打猎的场景刻在旋转弹膛和枪管上，枪柄是白瓷的，上面有两只白鹿的头。提奥·梅特无事可做，只有给枪上油，等待。这把枪在他眼里似乎闪着矿物般不动声色的冷光。他在阳台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地图和仪器摆在一张铺着绿色毛毡的牌桌上。只有他的眼睛追踪着天上的秃鹫。他偶尔会在地图上画条线，或是在日志上写下几个数字。每当到了独立日这天，邻居们会聚来看提奥·梅特用他的那把 44 口径的枪向空中射杀一只秃鹫。提奥·梅特看看地图后选了一只秃鹫。他头轻微地从一侧转向另一侧，眼睛盯着远处的目标，瞄准射击：一只秃鹫拖着黑色羽毛从天上落下。提奥·梅特计算得无比精确，一根羽毛不偏不倚正好落在阳台上。这根羽毛会交给艾尔·莫诺——羽毛收藏者。提奥·梅特将羽毛插在他的有十五根羽毛的帽圈上。一根羽毛代表一年。

艾尔·莫诺当提奥·梅特的羽毛收集者已经有五年了。他在阳台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直到他们的脸融合在一起。他拥有自己的小地图和指南针。他正在学习如何从天上射下秃鹫。这个瘦削而又敏捷的 13 岁男孩，能够爬遍这座楼房窥探邻居。他戴着一顶无檐帽，一拿下来，邻居就赶忙往里扔一枚硬币。不然，他就表演他最近看到的阳痿、便秘、舔阴的行为，他模仿得惟妙惟肖，谁都会认出他模仿的那个人是谁。

艾尔·莫诺用自己的眼睛挑选了一个皮条客。他做了一个“浇蜡烛”的动作。那个皮条客舔舔嘴，不作声，异常惊恐，眼睛透出野性。现在艾尔·莫诺用蜡烛在他的屁眼中捅来捣去，他龇着牙，眼珠滚动着，喘着粗气说：“基督的血……”皮条客杵在那里，所有的人都能看见。何塞利多跳起来，按胜利的凡丹戈舞曲的节拍跺起了脚。皮条客们被

提奥·梅特吓到了，又害怕近来的阳痿、便秘和舔阴行为，便混乱地退了回去。

提奥·帕克现在同他的战友费南德兹这个毒品会计员一起掌控着上层阳台。提奥·帕克当了四十年的服务员。他很穷、很傲慢，甚至对小费瞧不上眼，他只喜欢这个游戏。他自己拿错了订单，还怪客人，他甩着脏透了的毛巾，把小费推回去，说“店家已经给我工钱了”。他用法语朝着一个客人喊道“服务不包含这个”。他跟普尔曼·乔治一起研究，学会了在房间走动时轻摇手臂的技巧：

热咖啡浇在了一个安静的美国人的大腿根。

惹恼他的那个侍应生活该倒霉：

碟子满天飞。穿着光鲜的夫人躲着小杯和大杯，芬达多酒的酒瓶碎了一地。

费南德兹不喜欢年轻人、流行歌手、玩世不恭者、游客、同性恋、罪犯、流浪汉和瘾君子。提奥·帕克也不喜欢这些类型。

费南德兹喜欢警察、牧师、军官、名声好的夫人。提奥·帕克也喜欢他们。他给他们的服务又麻利又热情。但是他们的生活必须无懈可击。

报上要是登载了谁的丑闻，那就意味着他要等上很长时间才能享受服务。

顾客等得不耐烦了。他做了一个生气的手势。一只装苏打水的吸管瓶摔在地板上摔碎了。

他们最喜欢的事情是羞辱他们所仇恨的阶层，给警察通风报信。费南德兹将一个吗啡本子扔过柜台。

“No prestamos servicio a los viciosos.”（“我们不伺候毒魔。”）

提奥·帕克忽视一个通俗歌星和他的未婚同居的女人，直到又冷又酸的信息渗入他们的心灵：

“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这种人。”

费南德兹手里攥着一张处方。他小四十的样子，胖墩墩的。墨镜后面他的双眼呈黄色，怒气冲冲。他在电话里的声音低沉而急促。

“Receta narcótica falsificado.”（“伪造的麻醉处方。”）

“你的处方马上就好，先生。”

提奥·帕克停下去擦桌子，低声说道：“大麻在手提箱里……靠近门的桌子……”警察拍着他的手。

提奥·帕克和费南德兹都不接受他们的警察好朋友为他们所提供的服务而付出的酬劳。

五年前当他们刚到顶层住的时候，提奥·梅特在大厅里曾经看见过他们。

“爱钱的杂种。”他用平静而又斩钉截铁的口气说道。

他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他们。不论是谁，只要提奥·梅特不喜欢，他们很快就会离开提奥·梅特的地盘。

费南德兹迈步朝墙壁走去，他的妻子在他的身旁。她长着黄眼睛、金牙齿。现在他的女儿出现了。她有胡须，腿上也毛茸茸的。费南德兹俯视着全家福画像。

“罪犯。小人。流浪汉。^①我要把你们交给警察。”

提奥·帕克内心夹杂的酸涩阴郁的仇恨之火爆发了，他将所有苦

① 三个称呼皆为西班牙文。